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

『擾擾勞生，待足何時是足？據見定，隨家豐儉，便堪龜縮。得意濃時休進步，須防世事多番覆。枉教人白了少年頭，空碌碌。誰不願，黃金屋？誰不願，千鐘粟？算五行，不是這般題目。枉使心機閒計較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又何須採藥訪蓬萊？但寡慾。』

這篇詞，名《滿江紅》，是晦庵和尚所作，勸人樂天知命之意。凡人萬事莫逃乎命，假如命中所有，自然不求而至；若命裡沒有，枉自勞神，只索罷休。你又不是司馬重湘秀才，難道與閻羅王尋鬧不成？說話的，就是司馬重湘，怎地與閻羅王尋鬧？畢竟那個理長，那個理短？請看下回便見。詩曰：

世間屈事萬千千，欲覓長梯問老天。休怪老天公道少，生生世世宿因緣。

話說東漢靈帝時，蜀郡益州，有一秀才，複姓司馬，名貌，表字重湘。資性聰明，一目十行俱下。八歲縱筆成文，本郡舉他應神童，起送至京。因出言不遜，衝突了試官，打落下去。及年長，深悔輕薄之非，更修端謹之行，閉戶讀書，不問外事。雙親死，廬墓六年，人稱其孝。鄉里中屢次舉他孝廉、有道及博學宏詞，都為有勢力者奪去，悒悒不得志。自光和元年，靈帝始開西邸，賣官鬻爵，視官職尊卑、入錢多少，各有定價：欲為三公者，價千萬；欲為卿者，價五百萬。崔烈討了傅母的人情，入錢五百萬，得為司徒。後受職謝恩之日，靈帝頓足懊悔道：「好個官，可惜賤賣了！若小小作難，千萬必可得也。」又置鴻都門學，敕州、郡、三公，舉用富家郎為諸生。若入得錢多者，出為刺史，入為尚書，士君子恥與其列。司馬重湘家貧，因此無人提挈，淹滯至五十歲，空負一腔才學，不得出身，屈埋於眾人之中，心中怏怏不平。因乃酒醉，取文房四寶，且吟且寫，遂成《怨詞》一篇。詞曰：

「天生我才兮，豈無用之？豪傑自期兮，奈此數奇！五十不遇兮，困跡蓬蒿。紛紛金紫兮，彼何人斯？胸無一物兮，囊有餘資。富者乘雲兮，貧者墮泥。賢愚顛倒兮，題雄為雌。世運淪夷兮，俾我嶽崎。天道何知兮，將無有私？欲叩末曲兮，悲涕淋漓。」

寫畢，諷詠再四，餘情不盡，又題八句：

「得失與窮通，前生都注定。問彼注定時，何不判忠佞？善士歎沉埋，兇人得暴橫。我若作閻羅，世事皆更正。」

不覺天晚，點上燈來。重湘於燈下，將前詩吟哦了數遍，猛然怒起，把詩稿向燈焚了，叫道：「老天，老天！你若還有知，將何言抵對？我司馬貌一生鯁直，並無奸佞，便提我到閻羅殿前，我也理直氣壯，不怕甚的！」說罷，自覺身子困倦，倚卓而臥。

只見七八個鬼卒，青面獠牙，一般的三尺多長，從卓底下鑽出，向重湘戲侮了回，說道：「你這秀才，有何才學？輒敢怨天尤地，毀謗陰司！如今我們來拿你去見閻羅王，只教你有口難開。」重湘道：「你閻羅王自不公正，反怪他人謗毀，是何道理！」眾鬼不由分說，一齊上前，或扯手，或扯腳，把重湘拖下坐來，便將黑索子望他頸上套去。重湘大叫一聲，醒將轉來，滿身冷汗。但見短燈一盞，半明半滅，好生悽慘。

重湘連打幾個寒噤，自覺身子不快，叫妻房汪氏：「點盞熱茶來吃。」汪氏點茶來，重湘吃了，轉覺神昏體倦，頭重腳輕。汪氏扶他上牀。次日，昏迷不醒，叫喚也不答應，正不知什麼病症。捱至黃昏，口中無氣，直挺挺的死了。汪氏大哭一場，見他手腳尚軟，心頭還有些微熱，不敢移動他，只守在他頭邊，哭天哭地。

話分兩頭。原來重湘寫了《怨詞》，焚於燈下，被夜遊神體察，奏知玉帝。玉帝見了，大怒道：「世人爵祿深沉，關係氣運。依你說，賢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；有才顯榮，無才者黜落；天下世世太平，江山也永不更變了？豈有此理！小儒見識不廣，反說天道有私。速宜治罪，以儆妄言之輩。」時有太白金星啟奏道：「司馬貌雖然出言無忌，但此人因才高運蹇，抑鬱不平，致有此論。若據福善禍淫的常理，他所言未為無當，可諒情而恕之。」玉帝道：「他欲作閻羅，把世事更正，甚是狂妄！閻羅豈凡夫可做？陰司案牘如山，十殿閻君，食不暇給；偏他有基本事，一一更正來？」金星又奏道：「司馬貌口出大言，必有大才。若論陰司，果有不平之事，幾百年滯獄，未經判斷的，往往地獄中怨氣上衝天庭。以臣愚見，不若押司馬貌到陰司，權替閻羅王半日之位，凡陰司有冤枉事情，著他剖斷。若斷得公明，將功恕罪；倘若不公不明，即時行罰，他心始服也。」玉帝准奏，即差金星奉旨，到陰司森羅殿，命閻君即勾司馬貌到來，權借王位與坐。只限一晚六個時辰，容他放告理獄。若斷得公明，來生注他極富極貴，以酬其今生抑鬱之苦；倘無才判問，把他打落酆都地獄，永不得轉人身。閻君得旨，使差無常小鬼，將重湘勾到地府。

重湘見了小鬼，全然無懼，隨之而行。到森羅殿前，小鬼喝教下跪。重湘問道：「上面坐者何人？我去跪他？」小鬼道：「此乃閻羅天子。」重湘聞說，心中大喜！叫道：「閻君，閻君，我司馬貌久欲見你，吐露胸中不平之氣，今日幸得相遇。你貴居王位，有左右判官，又有千萬鬼卒，牛頭、馬面，幫扶者甚眾；我司馬貌只是個窮秀才，孑然一身，生死出你之手。你休得把勢力相壓，須是平心論理，理勝者為強。」閻君道：「寡人忝為陰司之主，凡事皆依天道而行。你有何德能，便要代我之位？所更正者何事？」重湘道：「閻君，你說奉天行道，天道以愛人為心，以勸善懲惡為公。如今世人有等慳吝的，偏教他財積如山；有等肯做好事，偏教他手中空乏。有等刻薄害人的，偏教他處富貴之位，得肆其惡；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，偏教他吃虧受辱，不遂其願。作善者，常被作惡者欺瞞；有才者，反為無才者凌壓。有冤無訴，有屈無伸，皆由你閻君判斷不公之故。即如我司馬貌，一生苦志讀書，力行孝弟，有甚不合天心處？卻教我終身蹭蹬，屈於庸流之下。似此顛倒賢愚，要你閻君何用？若讓我司馬貌坐於森羅殿上，怎得有此不平之事？」閻君笑道：「天道報應，或遲或早，若明若暗；或食報於前生，或留報於後代。假如富人慳吝，其富乃前生行苦所致；今生慳吝，不種福田，來生必受餓鬼之報矣。貧人亦由前生作業，或橫用非財，受享太過，以致今生窮苦；若隨緣作善，來生依然豐衣足食。由此而推，刻薄者雖今生富貴，難免墮落；忠厚者雖暫時虧辱，定注顯達。此乃一定之理，又何疑焉？人見目前，天見久遠。人每不能測天，致汝紛紜議論，皆由淺見薄識之故也。」重湘道：「既說陰司報應不爽，陰間豈無冤鬼？你敢取從前案卷，與我一一稽查麼？若果事事公平，人人信服，我司馬貌甘服妄言之罪。」閻君道：「上帝有旨，將閻羅王位，權借你六個時辰，容放告理獄。若斷得公明，還你來生之富貴；倘無才判問，永墮酆都地獄，不得人身。」重湘道：「玉帝果有此旨，是吾之願也。」

當下閻君在御座起身，喚重湘入後殿，戴平天冠，穿蟒衣，束玉帶，裝扮出閻羅天子氣象。鬼卒打起升堂鼓，報道：「新閻君升殿！」善惡諸司，六曹法吏，判官小鬼，齊齊整整，分立兩邊。重湘手執玉簡，昂然而出，升於法座。諸司吏卒，參拜已畢，稟問要擡出放告牌。重湘想道：「五獄四海，多少生靈！上帝只限我六個時辰管事，倘然判問不結，只道我無才了，取罪不便。」心生一計，便教判官吩咐：「寡人奉帝旨管事，只六個時辰，不及放告。你可取從前案卷來查，若有天大疑難事情，累百年不決者，寡人判斷幾件，與你陰司問事的做個榜樣。」判官稟道：「只有漢初四宗文卷，至今三百五十餘年，未曾斷結，乞我王拘審。」重湘道：「取卷上來看。」判官捧卷呈上。重湘揭開看時：

一宗屈殺忠臣事，

原告：韓信、彭越、英布。

被告：劉邦、呂氏。

一宗恩將仇報事，

原告：丁公。

被告：劉邦。

一宗專權奪位事，

原告：戚氏。

被告：呂氏。

一宗乘危逼命事，

原告：項羽。

被告：王翳、楊喜、夏廣、呂馬童、呂勝、楊武。

重湘覽畢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恁樣大事，如何反不問決？你們六曹吏司，都該究罪。這都是向來閻君因循擔閣之故。寡人今夜都與你判斷明白。」隨叫直日鬼吏，照單開四宗文卷原、被告姓名，一齊喚到，挨次聽審。那時振動了地府，鬧遍了陰司。有詩為證：

每逢疑獄便因循，地府陽間事體均。今日重湘新氣象，千年怨氣一朝伸。

鬼吏稟道：「人犯已拘齊了，請爺發落。」重湘道：「帶第一起上來。」判官高聲叫道：「第一起犯人聽點！」原、被共五名，逐一點過、答應：

原告：韓信，有；彭越，有；英布，有。

被告：劉邦，有；呂氏，有。

重湘先喚韓信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先事項羽，位不過郎中，言不聽，計不從；一遇漢祖，築壇拜將，捧轂推輪，後封王爵以酬其功。如何又起謀叛之心，自取罪戮？今生反告其主！」韓信道：「閻君在上，容信一一告訴。某受漢王築壇拜將之恩，使盡心機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與漢王定了三秦；又救漢皇於滎陽，虜魏王豹，破代兵，禽趙王歇；北定燕，東定齊，下七十餘城；南敗楚兵二十萬，殺了名將龍且；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，殺盡楚兵；又遣六將，逼死項王於烏江渡口。造下十大功勞，指望子子孫孫世享富貴。誰知漢祖得了天下，不念前功，將某貶爵。呂后又與蕭何定計，哄某長樂宮，不由分說，叫武士縛某斬之；誣以反叛，夷某三族。某自思無罪，受此慘禍，今三百五十餘年，銜冤未報，伏乞閻君明斷。」重湘道：「你既為元帥，有勇無謀，豈無商量幫助之人？被人哄誘，如縛小兒！今日卻怨誰來？」韓信道：「曾有一軍師，姓蒯，名通，奈何有始無終，半途而去。」

重湘叫鬼吏：「快拘蒯通來審。」霎時間，蒯通喚到。重湘道：「韓信說你有始無終，半途而逃，不盡軍師之職，是何道理？」蒯通道：「非我有始無終，是韓信不聽忠言，以致於此。當初韓信破走了齊王田廣，是我進表洛陽，與他討個假王名號，以鎮齊人之心。漢王罵道：『胯下夫，楚尚未滅，便想王位！』其時張子房在背後，輕輕躡漢皇之足，附耳低言：『用人之際，休得為小失大。』漢皇便改口道：『大丈夫要便為真王，何用假也？』乃命某齎印，封信為三齊王。某察漢王終有疑信之心，後來必定負信。勸他反漢，與楚連和，三分天下，以觀其變。韓信道：『築壇拜將之時，曾設下大誓：漢不負信，信不負漢。今日我豈可失信於漢皇？』某反覆陳說利害，只是不從，反怪某教唆謀叛。某那時懼罪，假裝風魔，逃回田里。後來助漢滅楚，果有長樂宮之禍，悔之晚矣。」重湘問韓信道：「你當初不聽蒯通之言，是何主意？」韓信道：「有一算命先生許復，算我有七十二歲之壽，功名善終，所以不忍背漢。誰知天亡，只有三十二歲！」

重湘叫鬼吏：「再拘許復來審。」問道：「韓信只有三十二歲，你如何許他七十二歲？你做術士的，妄言禍福，只圖哄人錢鈔，不顧誤人終身。可恨，可恨！」許復道：「閻君聽稟：常言『人有可延之壽，亦有可折之壽』。所以星家偏有壽命難定。韓信應該七十二歲，是據理推算。何期他殺機太深，虧損陰鷲，以致短折，非某推算無准也。」重湘問道：「他那幾處陰鷲虧損？可一一說來。」許復道：「當初韓信棄楚歸漢時，迷蹤失路，虧遇兩個樵夫，指引他一條徑路，往南鄭而走。韓信恐楚王遣人來追，被樵夫走漏消息，拔劍回步，將兩個樵夫都殺了。雖然樵夫不打緊，卻是有恩之人。天條負恩忘義，其罰最重。詩曰：

亡命心如箭離絃，迷津指引始能前。有恩不報翻加害，折墮青春一十年。」

重湘道：「還有三十年呢？」許復道：「蕭何丞相三薦韓信，漢皇欲重其權，築了三丈高壇，教韓信上坐，漢皇手捧金印，拜為大將，韓信安然受之。詩曰：

大將登壇闔外專，一聲軍令賽皇宣。微臣受卻君皇拜，又折青春一十年。」

重湘道：「臣受君拜，果然折福。還有二十年呢？」許復道：「辯士酈生，說齊王田廣降漢。田廣聽了，日日與酈生飲酒為樂。韓信乘其無備，襲擊破之。田廣只道酈生賣己，烹殺酈生。韓信得了大功劳，辜負了齊王降漢之意，掩奪了酈生下齊之功。詩曰：

說下三齊功在先，乘機掩擊勢無前。奪他功績傷他命，又折青春一十年。」

重湘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還有十年？」許復道：「又有折壽之處。漢兵追項王於固陵，其時楚兵多，漢兵少；又項王有拔山舉鼎之力，寡不敵眾，弱不敵強。韓信九里山排下絕機陣，十里埋伏，殺盡楚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；逼得項王匹馬單槍，逃至烏江口，自刎而亡。詩曰：

九里山前怨氣纏，雄兵百萬命難延。陰謀多殺傷天理，共折青春四十年。」

韓信聽罷許復之言，無言可答。重湘問道：「韓信，你還有辯麼？」韓信道：「當初是蕭何薦某為將，後來又是蕭何設計，哄某人長樂宮害命。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，某心上至今不平。」重湘道：「也罷，一發喚蕭何來，與你審個明白。」少頃，蕭何當面。重湘問道：「你如何反覆無常，又薦他，又害他？」蕭何答道：「有個緣故：當初韓信懷才未遇，漢皇缺少大將，兩得其便。誰知漢皇心變，忌韓信了得。後因陳豨造反，御駕親征，臨行時，囑咐娘娘，用心防範。漢皇行後，娘娘有旨，宣某商議，說韓信謀反，欲行誅戮。某奏道：『韓信是第一個功臣，謀反未露，臣不敢奉命。』娘娘大怒道：『卿與韓信，敢是同謀麼？卿若沒誅韓信之計，待聖駕回時，一同治罪！』其時某懼怕娘娘威令，只得畫下計策：假說陳豨已破滅，賺韓信入宮稱賀，喝教武士拿下斬訖。某並無害信之心。」重湘道：「韓信之死，看來都是劉邦之過。」吩咐判官，將眾人口詞錄出。「審得漢家天下，大半皆韓信之力；功高不賞，千古無此冤苦，轉世報冤明矣。」立案，且退一邊。

再喚大梁王彭越聽審：「你有何罪，呂氏殺你？」彭越道：「某有功無罪。只為高祖征邊去了，呂后素性淫亂，問太監道：『漢家臣子，誰人美貌？』太監奏道：『只有陳平美貌。』娘娘道：『陳平在那裡？』太監道：『隨駕出征。』呂氏道：『還有誰來？』太監道：『大梁王彭越，英雄美貌。』呂后聽說，即發密旨：『宣大梁王入朝。』某到金鑾殿前，不見娘娘。太監道：『娘娘有旨，宣入長信宮議機密事。』某進得宮時，宮門落鎖。只見呂后降階相迎，邀某人宮賜宴。三杯酒罷，呂后淫心頓起，要與某講枕席之歡。某懼怕禮法，執意不從。呂后大怒，喝教銅錐亂下打死，煮肉作醬，梟首懸街，不許收葬。漢皇歸來，只說某謀反，好不冤枉！」呂后在傍聽得，叫起屈來，哭告道：「閻君，休聽彭越一面之詞。世間只有男戲女，那有女戲男？那時妾喚彭越入宮議事，彭越見妾宮中富貴，輒起調戲之心。臣戲君妻，理該處斬。」彭越道：「呂后在楚軍中，慣與審食其私通。我彭越一生剛直，那有淫邪之念！」重湘道：「彭越所言是真，呂氏是假飾之詞，不必多言。審得彭越，乃大功臣，正直不淫，忠節無比，來生仍作忠正之士，與韓信一同報仇。」存案。

再喚九江王英布聽審。英布上前訴道：「某與韓信、彭越三人，同功一體。漢家江山，都是我三人掙下的，並無半點叛心。一日，某在江邊玩賞，忽傳天使到來，呂娘娘懿旨，賜某肉醬一瓶。某謝恩已畢，正席嘗之，覺其味美。偶吃出人指一個，心中疑惑，盤問來使，只推不知。某當時發怒，將來使拷打，說出真情，乃大梁王彭越之肉也。某聞言悽慘，便把手指插入喉中，向江中吐出肉來，變成小小螃蟹。至今江中有此一種，名為『蠃蜎』，乃怨氣所化。某其時無處泄怒，即將使臣斬訖。呂后知道，差人將三般朝典：寶劍、藥酒、紅羅三尺，取某首級回朝。某屈死無申，伏望閻君明斷。」重湘道：「三賢果是死得可憐！寡人做主，把漢家天下三分與你三人，各掌一國，報你生前汗馬功勞，不許再言。」畫招而去。

第一起人犯權時退下，喚第二起聽審。第二起恩將仇報事，

原告：丁公，有。

被告：劉邦，有。

丁公訴道：「某在戰場上圍住漢皇，漢皇許我平分天下，因此開放。何期立帝之後，反加殺害。某心中不甘，求閻爺做主。」重湘道：「劉邦怎麼說？」漢皇道：「丁公為項羽愛將，見仇不取，有背主之心。朕故誅之，為後人為臣不忠者之戒，非枉殺無辜也。」丁公辨道：「你說我不忠，那紀信在滎陽替死，是忠臣了，你卻無一爵之贈，可見你忘恩無義。那項伯是項羽親族，鴻門宴上，通同樊噲，拔劍救你，是第一個不忠於項氏，如何不殺戮，反得賜姓封侯？還有個雍齒，也是項家愛將，你平日最怒者，後封為什方侯；偏與我做冤家，是何意故？」漢皇頓口無言。重湘道：「此事我已有處分了，可喚項伯、雍齒與丁公做一起，聽候發落，暫且退下。」

再帶第三起上來。第三起專權奪位事，

原告：戚氏，有。

被告：呂氏，有。

重湘道：「戚氏，那呂氏是正宮，你不過是寵妃，天下應該歸於呂氏之子，你如何告他專權奪位，此何背理？」戚氏訴道：「昔日漢皇在睢水大戰，被丁公、雍齒趕得無路可逃，單騎走到我戚家莊，吾父藏之。其時妾在房鼓瑟，漢皇聞而求見，悅妾之貌，要妾衾枕，妾意不從。漢皇道：『若如我意時，後來得了天下，將你所生之子立為太子。』扯下戰袍一幅，與妾為記，奴家方纔依允。後生一子，因名如意。漢皇原許萬歲之後，傳位如意為君。因滿朝大臣，都懼怕呂后，其事不行。未幾，漢皇駕崩，呂后自立己子，封如意為趙王。妾母子不敢爭。誰知呂后心猶不足，哄妾母子入宮飲宴，將酖酒賜與如意。如意九竅流血，登時身死。呂后假推酒醉，只做不知。妾心懷怨恨，又不敢啼哭，斜看了他一看。他說我一雙鳳眼，迷了漢皇，即叫宮娥，將金針刺瞎雙眼。又將紅銅熔水，灌入喉中，斷妾四肢，拋於坑廁。妾母子何罪，枉受非刑？至今含冤未報，乞閻爺做主。」說罷，哀哀大哭。重湘道：「你不須傷情，寡人還你個公道。教你母子來生為后為君，團圓到老。」畫招而去。

再喚第四起乘危逼命事。人犯到齊，唱名已畢。重湘問項羽道：「滅項興劉，都是韓信，你如何不告他，反告六將？」項羽道：「是我空有重瞳之目，不識英雄，以致韓信棄我而去，實難怪他。我兵敗垓下，潰圍逃命，遇了個田夫，問他：『左右兩條路，那一條是大路？』田夫回言：『左邊是大路。』某信其言，望左路而走，不期走了死路，被漢兵追及。那田夫乃漢將夏廣，裝成計策。某那時仗生平本事，殺透重圍，來到烏江渡口，遇了故人呂馬童，指望他念故舊之情，放我一路。他同著四將，逼我自刎，分裂支體，各去請功。以此心中不服。」重湘點頭道是：「審得六將原無鬥戰之功，止乘項羽兵敗力竭，逼之自刎，襲取封侯，僥倖甚矣！來生當發六將，仍使項羽斬首，以報其怨。」立案訖，且退一邊。

喚判官將冊過來，一一與他判斷明白：恩將恩報，仇將仇報，分毫不錯。重湘口裡發落，判官在傍用筆填注：何州何縣何鄉，姓名是誰，幾時生，幾時死，細細開載。將人犯逐一喚過，發出投胎出世：「韓信，你盡忠報國，替漢家奪下大半江山，可惜銜冤而死。發你在樵鄉曹蒿家托生，姓曹，名操，表字孟德。先為漢相，後為魏王，坐鎮許都，享有漢家山河之半。那時威權蓋世，任從你謀報前世之仇。當身不得稱帝，明你無叛漢之心；子受漢禪，追尊你為武帝，償十大功勞也。」又喚過漢祖劉邦發落：「你來生仍投入漢家，立為獻帝，一生被曹操欺侮，膽戰魂驚，坐臥不安，度日如年。因前世君負其臣，來生臣欺其君以相報。」喚呂后發落：「你在伏家投胎，後日仍做獻帝之後，被曹操千磨百難，將紅羅勒死宮中，以報長樂宮殺信之仇。」韓信問道：「蕭何發落何處？」重湘道：「蕭何有恩於你，又有怨於你。」叫蕭何發落：「你在楊家投胎，姓楊，名修，表字德祖。當初沛公入關之時，諸將爭取金帛，偏你只取圖籍；許你來生聰明蓋世，悟性絕人，官為曹操主簿，大俸大祿，以報三薦之恩。不合參破曹操兵機，為操所殺；前生你哄韓信入長樂宮，來生償其命也。」判官寫得明白。又喚九江王英布上來：「發你在江東孫堅家投胎，姓孫，名權，表字仲謀。先為吳王，後為吳帝，坐鎮江東，享一國之富貴。」又喚彭越上來：「你是個正直之人，發你在涿郡樓桑村劉弘家為男，姓劉，名備，字玄德。千人稱仁，萬人稱義。後為蜀帝，撫有蜀中之地，與曹操、孫權三分鼎足。曹氏滅漢，你續漢家之後，乃表汝忠心也。」彭越道：「三分天下，是大亂之時，西蜀一隅之地，怎能敵得吳、魏？」重湘道：「我判幾個人扶助你就是。」乃喚蒯通上來：「你足智多謀，發你在南陽托生，複姓諸葛，名亮，表字孔明，號為臥龍。為劉備軍師，共立江山。」又喚許復上來：「你算韓信七十二歲之壽，只有三十二歲；雖然陰驚折墮，也是命中該載的。如今發你在襄陽投胎，姓龐，名統，表字士元，號為鳳雛，幫劉備取西川。注定三十二歲，死於落鳳坡之下，與韓信同壽，以為算命不准之報。今後算命之人，胡言哄人，如此折壽，必然警醒了。」彭越道：「軍師雖有，必須良將幫扶。」重湘道：「有了。」喚過樊噲：「發你范陽涿州張家投胎，名飛，字翼德。」又喚項羽上來：「發你在蒲州解良關家投胎，只改姓不改名，姓關，名羽，字雲長。你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與劉備桃園結義，共立基業。樊噲不合縱妻呂須幫助呂后為虐，妻罪坐夫；項羽不合殺害秦王子嬰，火燒咸陽。二人都注定凶死。但樊噲生前忠勇，並無諂媚；項羽不殺太公，不污呂后，不於酒席上暗算人，有此三德，注定來生俱義勇剛直，死而為神。」再喚紀信過來：「你前生盡忠劉家，未得享受一日富貴，發你來生在常山趙家出世，名雲，表字子龍，為西蜀名將。當陽長坂百萬軍中救主，大顯威名。壽年八十二，無病而終。」又喚戚氏夫人：「發你在甘家出世，配劉備為正宮。呂氏當初慕彭王美貌，求淫不遂，又妒忌漢皇愛你，今斷你與彭越為夫婦，使他妒不得也。趙王如意，仍與你為子，改名劉禪，小字阿鬥，嗣位為後主，安享四十二年之富貴，以償前生之苦。」又喚丁公上來：「你去周家投胎，名瑜，字公瑾。發你孫權手下為將，被孔明氣死，壽止三十五而卒。原你事項羽不了，來生事孫權亦不了也。」再喚項伯、雍齒過來：「項伯背親向疏，貪圖富貴；雍齒受仇人之封爵，你兩人皆項羽之罪人。發你來生一個改名顏良，一個改名文醜，皆為關羽所斬，以洩前世之恨。」項羽問道：「六將如何發落？」重湘發六將於曹操部下，守把關隘。楊喜改名卞喜，王翳改名王植，夏廣改名孔秀，呂勝改名韓福，楊武改名秦琪，呂馬童改名蔡陽。關羽過五關，斬六將，以泄前生烏江逼命之恨。重湘判斷明白已畢，眾人無不心服。

重湘又問楚、漢爭天下之時，有兵將屈死不甘者，懷才未盡者，有恩欲報、有怨欲伸者，一齊許他自訴，都發在三國時投胎出世。其刻薄害人、陰謀慘毒、負恩不報者，變作戰馬，與將帥騎坐。如此之類，不可細述。判官一一細注明白，不覺五更雞叫。

重湘退殿，卸了冠服，依舊是個秀才。將所斷簿籍，送與閻羅王看了，閻羅王歎服，替他轉呈上界，取旨定奪。玉帝見了，贊道：「三百餘年久滯之獄，虧他六個時辰斷明，方見天地無私，果報不爽，真乃天下之奇才也。眾人報冤之事，一一依擬。司馬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今生屈抑不遇，來生宜賜王侯之位，改名不改姓，仍托生司馬之家，名懿，表字仲達。一生出將入相，傳位子孫，併吞三國，國號曰晉。曹操雖係韓信報冤，所斷欺君弑后等事，不可為訓。只怕後人不悟前因，學了歹樣，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，一如曹操欺凌獻帝故事，顯其花報，以警後人，勸他為善不為惡。」玉帝頒下御旨。閻王開讀罷，備下筵席，與重湘送行。重湘啟告閻王：「荆妻汪氏，自幼跟隨窮儒，受了一世辛苦。有煩轉乞天恩，來生仍判為夫妻，同享榮華。」閻王依允。

那重湘在陰司，與閻王作別。這邊牀上，忽然翻身，掙開雙眼，見其妻汪氏，兀自坐在頭邊啼哭。司馬貌連叫：「怪事！」便將大鬧陰司之事，細說一遍：「我今已奉帝旨，不敢久延，喜得來生復得與你完聚。」說罷，瞑目而逝。汪氏已知去向，心上到也不苦了，急忙收拾後事。殯殮方畢，汪氏亦死。到三國時，司馬懿夫妻，即重湘夫婦轉生。至今這段奇聞，傳留世間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半日閻羅判斷明，冤冤相報氣皆平。勸人莫作虧心事，禍福昭然人自迎。